

贤妻憨夫上演校园轻喜剧
知识分子的当代《围城》



wo de boshi laog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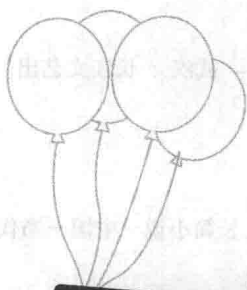
我的博士老公

梁振华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的博士老公

梁振华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博士老公 / 梁振华 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354-7779-8

I. ①我…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12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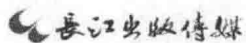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黄海阔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周 佳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张: 20.25 插页: 1 页

版次: 2015 年 01 月第 1 版

2015 年 0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63 千字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2
第 三 章		23
第 四 章		34
第 五 章		49
第 六 章		63
第 七 章		77
第 八 章		90
第 九 章		103
第 十 章		116
第 十 一 章		124
第 十 二 章		137
第 十 三 章		152
第 十 四 章		166
第 十 五 章		180
第 十 六 章		191
第 十 七 章		203
第 十 八 章		217
第 十 九 章		227
第 二 十 章		241
第 二 十 一 章		254
第 二 十 二 章		265
第 二 十 三 章		277
第 二 十 四 章		290
第 二 十 五 章		305
后 记		319

第一章

我的梦想就是在北京有一个家。这个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所以我高兴。明天是我老公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答辩完了，他就能留校任教，他成了北京人，妻随夫贵，我也就成了北京人。为了这个梦想，我老公苦读了三年，我就在这儿陪了他三年，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有好几次，差点撑不下去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

盛夏时分，京师大学的校园外。喧闹的菜市场，菜贩子吆喝着各种蔬菜，买菜的大爷大妈四处看看，闻闻。二十八岁的邹琴刚刚下夜班，穿着一身正装，挎着篮子，还挎着一个包，沿着菜摊看着，挑挑拣拣，篮子里已经放了几样菜。她来自遥远的徽城，来陪读上博士的老公梁鸿名。明天就是他博士论文答辩的大日子，她顾不得上了一晚的夜班，来到菜市场，买点他喜欢吃的菜。

她刚刚怀上自己的孩子，但是没有马上告诉梁鸿名，不想让他分心，等过了答辩再告诉他，让他到时感觉到双喜临门。她越想越高兴，还特意买了一只鸡，要好好给他补补身子。

提着一大兜菜，她来到了他们居住的地下室的门外。正要掏钥匙的时候，她发现门缝往外滴水。她知道坏事了，赶紧拿钥匙开门，但门在里面反锁着。

邹琴使劲儿地拍门喊道：“鸿名，鸿名……”

门开了，屋子里很简陋，一张床，一个衣柜，到处都摆满了书，墙上还挂着不少两个人的生活照。窗子只有最上面一格透露出一点光线，有一种地下室的沉默和湿润。家中角落里有盆和水桶，接着房顶渗下来的水，一只桶里的水已经溢出。屋里地上也全是水，已经快要淹没脚踝了。

邹琴进家，急得叫了起来：“梁鸿名，你怎么还睡啊，看看你怎么弄的？怎

么这么多水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哪儿来的水啊？”

睡眼惺忪的梁鸿名醒了，见状气急败坏地跳了起来，拎着湿漉漉黏糊糊的稿子，惊叫了起来：“一定是昨天熬夜改论文，睡得太晚了，又睡得死，一醒就这样了。”

“外面也没下雨，这哪儿来的水啊。”邹琴把菜篮子和包找地方放下，还在犯嘀咕。

“完了完了，我的论文，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论文啊！昨天的改动可都是在稿子上改的！”梁鸿名两手举着泡湿的论文，完全没有了主意。

邹琴气不打一处来：“别嚎了，赶紧把电脑放高处去，论文还可以再打印，电脑要是让水泡了，你就得上吊了！”

“这是我的命根子，没了论文，我这三十几年都白活了！”梁鸿名听了，如梦方醒似的，冲到书桌前抱起电脑，站在了桌子上。

邹琴冲到卫生间，看到水龙头竟然在哗哗地流水，正准备关水龙头，想了想，没有关，大声喊：“梁鸿名，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我不过去，我这找地儿放电脑呢！”梁鸿名一边说一边忙活着。

“这个活祖宗哟，幸好这是走水不是走火，要是走火，就完了。”邹琴直摇头。

屋里到处挂着晾晒的衣服，地上仍能看见淹水的痕迹，斑斑驳驳。

邹琴收拾完被浸湿的衣物，有些刚刚被晾起的衣服还滴滴答答地滴着水。她一边干着活，脸上的怨气还没消。

“老婆，你还别说，这么一泡，你不觉得咱们这地下洞穴比原来还干净了？”梁鸿名凑过来给她打着下手。

“干净什么呀，这么湿，地下室又没阳光，得哪天才干啊？”说着，邹琴狠狠给了他一拳。

“老婆，你放心吧，你老公的论文绝对优秀，答辩也肯定超水平发挥……”梁鸿名在一旁嬉皮笑脸地说道。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论文优秀，我不担心这个，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倔脾气，答辩的时候，你收敛点。”邹琴有点不耐烦了，一把将梁鸿名推开，顺手丢给梁鸿名一件干净衣服，“快把这干净衣服换上，我懒得再给你上EQ课了……我可再提醒你，可别大意了，听说现在论文答辩都是盲审了，而且国家抓得越来越严，一旦有老师不通过，就不让毕业。”

一说到论文，梁鸿名像换了个人似的，又变得信心满满了：“哪个老师能给我梁鸿名不通过？我这么多年头悬梁锥刺股，门门专业第一，我再不通过，呵，那还有天理吗？放心吧，我不会让它出一点意外的。只要我的论文达到优秀水平，留校就是手到擒来，想跑它都跑不了。学校不留我留谁啊？哪个比我更合格？”

很快，屋子里又收拾干净了。邹琴换下正装，走进厨房里开始炒菜，锅里已经炖好了一锅鸡汤。她把炒好的菜盛入碟，炖好的鸡汤已经端出，摆到一张简易的小饭桌上。

“这么多好菜，咱们喝点酒吧？”梁鸿名闻到香味，走了过来，拿着筷子跃跃欲试。

“马上就答辩了，喝什么酒啊？”邹琴瞪了他一眼。

“就是要答辩了才喝，咱们先提前庆祝一下，少来点，今天高兴嘛。”一碰到她的眼神，他知道有戏，开始讨价还价。

“好吧好吧，只许喝一杯！”她无奈地让步了。

“两杯。”梁鸿名伸出两个手指头。

“一杯半。”邹琴无奈地叹了口气。她知道今天非得顺了他的心意，这顿饭才吃得下去。

“成交。”梁鸿名欢呼了起来。

邹琴从柜子里掏出半瓶二锅头，找了两个杯子，给梁鸿名倒满，自己只倒了一点点。

梁鸿名端起酒来，深情地看着邹琴说：“老婆，我觉得我梁鸿名这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读了博士，也不是我能当上京城名牌大学的老师，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你。因为没有你，我不可能来读博士，没有你四处打零工赚钱养家，没有你给我买那么多书，我这个博士不可能读完。谢谢你老婆，我的博士文凭里，有你的一半，我的论文里，每个字都有你的付出。相信我，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也许不是大富大贵，但我一定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一辈子都幸福。老婆，我爱你，你永远都是我梁鸿名最亲密的朋友、爱人。”

看着刚才还没个正型的梁鸿名深情款款地说出这一番知心话来，邹琴早已抑制不住泪水，轻轻地哭了：“鸿名，有你这番话，我就够了，我就怕你毕业了，成了高级人才了，会嫌弃我一中专文凭的小护士，会觉得我让你没面子。”

“我从没这么想过，也不是这样的人。”

邹琴端起杯子，和梁鸿名碰杯。梁鸿名一仰脖子，把酒干了，再看邹琴，只是用嘴抿了抿。

“你怎么不喝啊？”他有点小疑惑。

“啊……我就有点……我胃有点不舒服，你多喝。”邹琴放下酒杯，把鸡肉都夹到梁鸿名碗里，“好好吃饭，吃完饭再看书，多吃点肉，答辩才会有精神。”

“北京这鸡肉不好吃，没肉味。”梁鸿名嘴里塞满了鸡肉，嘟囔着。

“你这要答辩了，身体必须好好的，要是感冒拉稀什么的，可是会影响答辩发挥的。”说着，她又给他夹了块鸡肉。

邹琴说着，但脸色不太好，似乎有点不舒服，气短的样子。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梁鸿名停下来，发现了妻子的不对劲。

“没哪儿不舒服，这屋里空气不太好，我明天有空找个公园遛遛弯儿，多呼吸点新鲜空气就好了。”为了不让他担心，邹琴连忙岔开话题。

这时突然手机铃声响了，梁鸿名赶紧拿着手机就往外跑。几分钟后，他神情沮丧地回来了，关上门，拿起酒瓶，给自己倒酒，一仰脖干了。

“怎么回事？你脸色怎么这样？”邹琴赶紧问道。

“怎么能这样，答辩前一天把答辩委员会主席给换了，还是郑老师的死对头，这不是故意搞我吗？”梁鸿名一脸的气急败坏。

“啊？那怎么办？”邹琴惊呆了。

“我哪儿知道。”

“怎么会这样呢，有没有什么挽救方法了？”她赶紧凑了过来，希望能有解决的方法。

“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是拿实力说话的，就算是天王老子做答辩主席，我的论文也是硬当当的。”对于这样的局面，梁鸿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答辩的这一天终于还是来到了，梁鸿名和邹琴来到南门广场的京师大学主楼前。在广场前，他们停了下来。

“鸿名呀，一定要好好的呀，成败都在此一举。”邹琴给他整了整衣服。

“放心吧，老婆，一定会优秀通过的！”此时的梁鸿名自信心爆棚。

“嗯，放松一点，鸿名。”邹琴非常柔情地抚摸了一下梁鸿名的脸。

他们忐忑不安来到答辩教室的门外，马上就是正式答辩了，他们不由得又紧张了起来。梁鸿名推门进来，发现七个评审老师都端坐在桌子后，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怎么回事，答辩也能迟到？”他的导师郑军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对不起，各位老师，对不起。”梁鸿名连忙道歉。

“好了，开始你的陈述吧。”郑军挥了挥手，让他马上开始。

梁鸿名整理整理衣服，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他的答辩：“今天，今天我、我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文人风骨研究》。”

突然，在教室里响起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梁鸿名愣了愣，一分钟之后才回过神来，才知道是自己的手机在响。他赶紧手忙脚乱地找出自己的手机，马上关掉。看着狼狈不堪的梁鸿名，坐在答辩委员会正中间的主席朱教授冷笑了一声：“这，也行？”

梁鸿名调整了一下接着说：“对不起，对不起，现在正式开始……嗯，后人常以‘风骨’二字来概括魏晋人物，遂有‘风清骨峻’之说，这个词正式的来源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我看来，风骨是古代知识分子最值得敬佩的品格，

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的精华所在，更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传统……”

坐在下面的评委们有的在翻论文，有的皱着眉头，这时，答辩委员会主席朱教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梁鸿名，你不用说了，你的论文我们都看了。我想问问你，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二十一世纪，商品社会，网络社会，你还在讲风骨，有什么意义？要我看，知识分子，就应该老老实实躲在书斋里，研究老祖宗留下的那点东西，不要跑到社会上去，跟乱七八糟的人较劲儿。”

梁鸿名一愣，想发作，但还是忍住了，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朱老师，我觉得当今这个社会，还需要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其他几位老师都抬起头，看着梁鸿名，郑军急得冲他直摇头，示意让他别和老教授对着干。

“你是说，我的观点过时了喽？”一直靠着的朱教授立起了身子。

梁鸿名看了一眼郑老师，欲言又止。

“我问你话呢？！”看着梁鸿名没有应答，朱教授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我这是学以致用，不是什么乱七八糟。您的观点，的确过时了。”梁鸿名顿了顿说道。

答辩会场刹那间一片死寂，空气凝固了。

朱教授仿佛没听清，竖着耳朵，回过神来，一拍桌子道：“我怎么就过时了？你、你放屁！”

梁鸿名被激怒了，脸涨得通红，也站了起来：“你才放屁！”

在学校答辩会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郑老师和几位答辩委员目瞪口呆，看着两人的表演。

“我再说一遍，你早就过时了，过时了！你的书在图书馆里，一年都没有一个同学借阅，这不是过时是什么！？”梁鸿名依旧不依不饶道。

“我过时？你、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一个小、小博士，还没通过答辩呢，就这么猖狂，以后还得了！我告诉你，你这论文，思想倾向不对，问题很严重！号召知识分子入世用世，我告诉你，说轻了，你这是人心浮躁，想借机会炒作成名，往重了说，你这就是煽动人心、扰乱社会秩序……”完全没有想到梁鸿名敢顶撞自己，朱教授被气得结结巴巴的了。

局面到了这一步，似乎已经不受控制了，梁鸿名变得不管不顾了：“胡说！你胡说，你这是偷换概念。朱老师，我告诉你，什么是风骨，敢说真话、说实话就是风骨！你这样的老先生，成天窝在书房里，屁都不敢放一个，美其名曰做学问，说穿了，是逃避，是自欺欺人！”

听着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话，几个答辩委员面面相觑，瞠目结舌。

看着场面不可收拾了，郑军连忙起身，在一旁劝道：“鸿名，你不要激动，

学术探讨。”

朱教授已经气得浑身乱颤，拉着郑军说：“你让他说，我看他能说出个花来。小小年纪，还跟我谈风骨，我告诉你，老子第一本专著就是研究这个的。哼，风骨，我倒想问问你，你这个风，怎么个吹法？你这个骨，又是怎么个骨？我看啊，你的骨头打小就没长正！”

梁鸿名已经忘了自己是在答辩了：“我骨头正不正，不用你朱老师管，总比某些学霸好一百倍，把持着学术话语权，打压年轻人，这就是市侩，这就是学术腐败，这就是学术黑社会……”

这话实在听不下去了，郑军动怒了：“梁鸿名，你说什么？你给我闭嘴！”

“我说错了吗？郑老师，你说句公道话，私底下，你不是也说朱教授这些年不专心做学问，只会培养自己的学术小圈子吗？朱老师，为什么对和你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的老师以及他们的学生你从来都是打压呢，你那几本书我都看过，大同小异，没什么真本事，光靠吃老本。”梁鸿名无视导师郑军的提醒，直接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面对这样让自己下不了台的学生，郑军气得说不出话来，尴尬不已。

“郑军，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啊？”朱教授气得对郑军瞪大眼睛。

这样的一场论文答辩会，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不管郑老师怎么做挽回的工作，梁鸿名的毕业论文最终没能评上优秀，没有评上优秀，也就意味着梁鸿名把可能留在京师大学任教的机会失去了。

.....

得知自己一时的冲动惹下了这么大的祸，梁鸿名懊恼不已，恨不得给自己几个巴掌：梁鸿名，你这个王八蛋，没长脑子，就不能忍那么几分钟，就那么几分钟，命运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给自己再多的巴掌都无法改变他无法留校这一事实。

3

留校无望，梁鸿名只能开始四处投简历，跑招聘会。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他的博士学历，不但没有成为优势，成为利器，还往往还成了求职的障碍，很多机构和企业不需要高学历人才，甚至他的性别，也都成了某些职业的拦路虎。

回到家，邹琴马上凑上来问情况。

“都不要博士。”梁鸿名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啥？不要博士要什么？”邹琴听了一愣。

“本科生，现在本科生最好找工作，博士生，最难找。”想到十年寒窗，他不由得叹了口气。

“那这三年书不是白读了么，就没有一家相中你的？”邹琴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家，做假冒伪劣营养品的，我给拒了，那活没法干。”一提到这家公司，梁鸿名就来气。

“你就不能先就业再择业吗？”邹琴知道自己的老公又开始犯傻了。

“我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可不想跑去卖假药。”

“你还有理了，你辛苦，我就不辛苦吗？我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跟你跑到北京当北漂，住的这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我不辛苦？我不就是想在北京有个家吗？”邹琴听了有点怒。

“那是你愿意。”梁鸿名粗粗地回了句。

“我就是要留在北京，我不管，你答应的事，你就得做到。”邹琴推着梁鸿名的肩。

“想留你自己留，别老揪着我不放，我想好了，回徽城，我不在北京受这个鸟气了。”梁鸿名很是无奈。

邹琴看着这样的梁鸿名，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强压着心里的火，说：“老公，刚才老板又跟我打电话了，他是真心想留我，说如果我愿意回去，他给我涨工资……要不，咱们还是先在北京待着，再等一等，看有没有别的机会……”

梁鸿名听了，心里一沉：“邹琴，我明白了，绕了一大圈，你还是不想回去。我都跟你说了，徽城那边只要回去，大学里就有我的位置，起码我还在干我的专业！要不，你就一个人留在北京，跟着那小破公司的老板发财去。我不拦着你，成吗？”

“你、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也是为你着想，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只有在北京才能做你的学问，才能施展你的才华吗？走容易，可这么一走，以后想回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再说了，等咱有了孩子，孩子在北京落户，在北京念书，对孩子的前途有好处……鸿名，要不咱再找找看，你要是能改改你的性格，别老那么犯轴，低个头、求个人不会丢了命的，咱再想想辙，看谁能帮忙……”邹琴愠怒了。

梁鸿名立刻打断了邹琴，一字一顿道：“你说的没错，丢不了命，但丢脸！我梁鸿名的确不像你那么会说话，那么会讨好人，可我就这样了，不想改，也改不了！你莫非是想拖我跟你一起去搞推销？让我低三下四乞讨似的求人家买东西？或者，去街上贴你的美容产品小广告？我就是饿死也做不到。我丢不起这张脸！”

“你别急啊，要不你慢慢找工作，我养着你，我们慢慢来。”看着梁鸿名急了，邹琴把自己的音调缓和了下来。

“笑话！我梁鸿名是吃软饭的人吗！我都念到博士了，难不成你让我去卖假药，每天骗人？老婆，你老公是博士，博士是干什么的？是高级人才，是要做大学问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句话你读书时没学过吗？老天爷八成是要磨砺我，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北京不留我拉倒，老子回省里的高校，书一样读，学问

一样做。到哪里，我梁鸿名都是一条龙！”梁鸿名越说越高亢，仿佛成了一个胜利者，邹琴看着梁鸿名，仿佛很陌生。

看着邹琴不再搭理自己，过了一会儿，梁鸿名自己气先蔫了，口气软了下来：“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我承诺过咱们要做北京人，还承诺过……总之，一样也没做到。你怪我，埋怨我，我都理解，也认了。算我配不上你，行了吗？你还年轻，将来还有很长的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邹琴心里一惊。

“我的意思……如果你觉得和我没前途，咱们可以离婚，你留北京，我回去，各过各的生活。”梁鸿名低声地说道。

“梁鸿名！你想甩了我？！”邹琴愣了，狠狠地瞪着梁鸿名。

“我也不想啊！不是我要离开你，是你整天唠唠叨叨，搞得我老觉得自己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邹琴，真的，我只是希望你过得好。只要你能过得好，怎么都行。”梁鸿名哭丧着脸，满肚子委屈。

“你王八蛋！”邹琴眼睛红了。

“骂吧，骂痛快了。反正都已经这样了，你到底想怎么样？要么跟我回徽城去，要么你自己留在北京。咱们……离了吧，好聚好散！”梁鸿名又低下了头。

“梁鸿名，你、你真这么想的？”

“嗯！”梁鸿名无奈地点了点头。

邹琴泪水往外涌，把包扔了出去，打在梁鸿名头上：“你这个王八蛋！亏我跟你遭了这么多年罪……梁鸿名，今天我算认识你了……”

忽然，邹琴一阵反胃，她捂着嘴冲向垃圾桶，一阵呕吐。

梁鸿名上前来，给邹琴捶背，问道：“老婆，你怎么了？”

邹琴一反手把梁鸿名的手甩开：“滚远点，不要你管！”

梁鸿名尴尬地站在一旁，看着邹琴拾起包，冲出门外。

邹琴冲到门口，忽然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揉成一团，往梁鸿名脸上一扔。她流着泪，吼道：“你不是问我想告诉你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梁鸿名！我想留北京，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梁家的人！”说完，她撞门而去。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梁鸿名不知所措，回过神来后，他慢慢蹲下身去，拾起纸团，打开来一看，是邹琴的孕检单。

梁鸿名看了，恍然大悟，他目瞪口呆了一阵，猛地站起身来，疯了似的冲出门去，声音嘶哑地叫着：“老婆，老婆！”

邹琴边哭边跑，过十字路口时，也没看到指示灯。这时，一辆黑色出租车从身边闪过，看到突然出现的邹琴，来不及避让，只能急刹车。剧烈而刺耳的刹车声冲破夜色，出租车挂到了邹琴。

司机惊魂未定，从车中伸出头来，大声叫道：“你不想活啦你！”他看见邹

琴倒在地上，身下有血流出，恐慌不已：“你，你怎么样了？”

邹琴躺在地上，捂着腹部，脸上布满了泪水。

梁鸿名喊着邹琴的名字从远处跑过来，看见倒在地上的妻子，冲过去，肇事车辆已经不见踪影了。他只能拼命向过往的车辆挥手，让它们绕行。好不容易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梁鸿名抱起邹琴上车驰往了医院……

没有任何悬念，邹琴流产了，得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了。

在照顾邹琴的空隙时间里，梁鸿名还在不停地打着电话，他还在到处找工作，希望可以在北京留下来，但是都失望了。

又一次被礼貌地拒绝后，梁鸿名回过头来，发现邹琴躺在床上正望着他，赶紧走了过来问道：“老婆，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

邹琴望着梁鸿名，眼神里是迷茫，也是怜爱。

梁鸿名有些尴尬，强装镇定地说：“我打了一圈电话，记者，老师，传媒公司，干啥都行，我就不信找不到赏识我的伯乐。老婆，放心吧，你好好养伤……”

邹琴心中隐隐作痛，喃喃道：“鸿名……”

“咋了，老婆？”梁鸿名不敢直视邹琴的眼睛。

“咱回老家，不在这漂着了。”邹琴的声音非常微弱。

梁鸿名一愣，没回过神来。

“我想明白了，只要跟你在一起，在哪儿都是家，北京如果不是咱们的幸福终点，就让它做起点吧，我们回徽城，回徽城，一样能过好日子。”邹琴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内心的痛苦挣扎。

梁鸿名眼眶里莫名地湿润了起来，他坐在床沿上，轻轻握住邹琴的手。

4

离京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们开始做着各种准备。邹琴忙着收拾着东西，地上放满了几个大编织袋，看着住了三年的地下室，想起来北京这几年来发生的一切，都那么历历在目，多少心酸，多少不舍，想着想着，她不由得抽泣起来。

刚开始，梁鸿名也没说啥，他内心有愧，要不是自己一时任性，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但是听多了，他有些不耐烦了：“哭哭哭，就知道哭，收拾东西吧。”

邹琴站起来，开始收拾桌上的小东西，锅碗瓢盆。

“这些玩意别要了，怎么带呀。”梁鸿名一挥手，想要把它们和这些天里的坏心情一起都扔掉。

“不要这些要什么？咱们家有什么呀？三年了，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买下，

这能算个家么？”邹琴有些哭腔了。

“别收拾这些破烂了，收拾书，我得把我的书都运回去。”

“书书书！你这一辈子就知道书，读这么多书又怎么样？到头来，什么都输，什么都赢不了。”邹琴没好脸色地对着他。

“那你说说，除了它们，我梁鸿名现在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梁鸿名语气沉重。

邹琴张了下嘴，没有说话。她停下来，走过来坐在梁鸿名身边，挎着他的胳膊，头靠在他肩膀上。他们盯着地下室露出光的一半窗子。

“窗外就是北京的夜色，我最喜欢北京的晚上了，特别美，像海市蜃楼，像个梦。”邹琴的声音变得温柔了。

梁鸿名也回应道：“北京，现在不属于我们，只能是个梦，咱们就当是梦醒了吧……老婆，我跟你讲，早晚有一天，我梁鸿名会混出个人样再回来的！”

……

南下的火车，从苍茫的原野中间呼啸而过。火车上的乘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的打牌，有的聊天。

邹琴的面色有些苍白，头靠着梁鸿名肩膀，睡着了。

梁鸿名搂着邹琴，出神地望着车窗外，看上去仍然有些心事重重。

火车穿过山川和原野，窗外一片南方景色。

阳光的影子忽明忽暗，照在梁鸿名年轻但略显憔悴的脸上，勾画出独特的棱角。

这时，梁鸿名的手机铃声响了，他轻声接起电话，生怕惊醒了邹琴。

“喂——郑老师啊，我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嗯，我知道，您放心吧，之前徽州师大联系过我，这是我的母校，他们一直对我挺关心的……郑老师，您多保重，我家里出了些情况，走得匆忙，也没来得及和您好好告个别。这些年，您对我的栽培和厚爱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鸿名以后不管在哪里，一定凭自己的能力混出个人样儿，不给您和咱京师大抹黑……郑老师，您多保重，有时间我回北京来看您。”

徽城火车站到了，旅人熙熙攘攘，车门打开。梁鸿名和邹琴准备下火车，梁鸿名关切地说：“你刚做完手术，别拎重的东西，我一人拿就行了。”

梁鸿名大包小包地拎了一大堆，背上还背着一个手风琴，格外显眼。手风琴差点卡在窄小的车门处，他扭了好几下才出来。

走在后面的邹琴有些恼了：“到哪儿都扔不了这玩意，这年头还有谁弹手风琴啊，都是钢琴和小提琴。”

对此，梁鸿名毫不退让：“当年学琴就是在徽城学的，它跟了我十多年了，怎么舍得扔。”

好不容易下了车，这两人又有些茫然了。

邹琴问道：“鸿名，咱们这是奔哪儿去啊？”梁鸿名一样的满脸困惑。

邹琴想了想说：“我表姐家在徽城郊县，要不咱们去那儿先安顿一下吧。”

“算了吧，刚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还得跑到郊县，太折腾了。咱还是别乱跑，先奔师大看看工作的事情，再做打算吧。”梁鸿名否定了这个提议。

“我都多长时间没见我表姐了，我表姐对我最好了。”邹琴埋怨道。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等工作定了，我陪你去，还不行吗？”梁鸿名也有些无奈。

“行行行。”邹琴只能这样附和一下。

就在他们顺着人流走出地下通道时，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停到了他们前面。

梁鸿名皱皱眉头，想绕行，车却堵着他，他有些生气地看着帕萨特。

这时车窗摇下，一个脑袋伸了出来，看着梁鸿名。梁鸿名愣了一下：“田衡？你怎么来了？”

车上的人说：“奉了你妈的旨意，专程来接你的，”说着下了车，把后座车门打开，“上车吧！”

第二章

1

就这样，我告别了我的北京我的梦。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子，我已经爱上了这儿，可却不得不离开这儿了。在离开的这一刻，我想，也许我邹琴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没有想到，徽城，才是我和我的博士老公，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

三人上车后，田衡不时从后视镜里看看梁鸿名，梁鸿名一脸的不自在。

“说吧，去哪儿？”短短几分钟，田衡显然发现了什么，提高了嗓门问梁鸿名。

梁鸿名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看了看邹琴，说：“要不，还是师大吧。”

“回母校啊？是开会，还是考察呢？”田衡不禁哑然失笑。

“两样都不是，都不是。”田衡的几句话，几乎让梁鸿名无法回答。

“表哥，五六年没见了吧，这些年过得怎么样？”看到梁鸿名的囧样，田衡打起了哈哈。

“那当然好啊，好的都不能再好了，这不今年博士刚毕业，徽州师大就一直盯着我，想让我回来教书。”梁鸿名说着这些言不由衷的话，非常不自在，不时地向窗外看去。

“行呀你，终究念到博士了，算是实现小时候的梦想了。”田衡笑了笑。

“要说你这混得也算凑合，至少开上四个轱辘的了。”梁鸿名也试探着田衡。说实话，他们这哥俩，这么多年来可是一点联系都没有，对他的情况完全无知。

“表哥，这也就是个代步工具，能跑就行。”田衡揶揄道。

“还在经济报干？”梁鸿名对田衡的记忆，还停留在若干年之前。

“早没了，我现在在市委，给一个副市长当秘书，伺候人的活。”田衡把这话说得轻飘飘的。

邹琴一听，连忙抢话道：“市长秘书？这将来就是当市长的啊！”

“哟，嫂子可真会说话！……不过，说白了，就是一份工作，岗位特殊了那么一点而已。”田衡笑了，心中暗爽。

“你真是一点没变，这岗位要不特殊，能让你看上？”梁鸿名一旁说道。

“表哥啊表哥，看来，你也没怎么变嘛，还那么了解我。不过你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好好的皇城你不待，回这穷酸地儿干吗呀？”田衡看了看后视镜，笑了。

“嗨，还不是因为我这人重感情，还没毕业，徽州师大就派人到北京跟我联系，让我回来，支持母校中文学科的建设。我推了好几次，可架不住母校的情感攻势啊，徽州师大中文系以前的老师走掉一大半了，现在缺人手，想来想去，我不能忘了本，这不就回来了。”都到了这个分上，梁鸿名继续装着。

“真的假的呀你？现在什么年代了，还有你这种高尚的、无私的、稀有的感情动物？嫂子，你是怎么被这个稀有动物弄到手的？”田衡在前边开着车，一惊一乍的。

“因为我傻呗，好骗。”邹琴朝梁鸿名翻了翻白眼。

“别听她瞎扯。她路上累了，她这个人，一累了，心情就不好。”梁鸿名尴尬地笑笑，打着圆场道。

说话间，车很快就来到一家酒店门口，三人下车后，径直走进了一间包厢里。

梁鸿名坐定后，把包间上下打量了一番，吃惊不小：“这弄得跟皇宫似的，奢侈，太奢侈了，有这个必要吗？”

“京城来的钦差大人，我哪敢怠慢啊。”田衡冷冷地笑道。

“别，别，你别把我往坑里带呀。”梁鸿名连连回道。

只花了几分钟，田衡就把菜品酒水点好了。邹琴看了，非常羡慕地说：“看样子，田衡你常来吧？”

“可不，三天两头，都快把这儿当饭堂了。嫂子，以后叫小田，小田。”田衡摇摇头，一脸的不吝。

“我看出来了，田衡，你小子大发了，还是喜欢排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梁鸿名在后排冷不丁地来上一句。

“彼此彼此，我们当差的，哪能跟你们大文人比，对不？对了，表哥，徽州师大那边安排好了么？啥时候入职？”田衡叹了口气。

梁鸿名没想到田衡会问到这件事，一时语塞。

这时服务员陆陆续续上菜，他一边吃，一边敷衍道：“徽州师大人事处处长是我师兄，是他邀请我过来的，肯定不会有问题。”

眼见都到了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时候还在装，邹琴实在忍不住了：“什么没问题啊？八字都还没一撇呢？”

“我堂堂一个京师大学的统招博士，来徽州师大，是他们学校的荣耀！”没